

澳華新文苑

第1170期 (A)



■何與懷博士壽宴部分嘉賓合照

恭賀何與懷博士八十三歲壽辰

五律 梁曉純

文章源妙手，巨擘潛南瀛。
伏案卅幾載，嘔心百數評。
墨濃神鬼泣，字重字天驚。
喜遇壽辰日，歡歌笑語聲。

浣溪沙 張青

八秩晉三興百嘉，梨城文苑宴金沙。深杯寄意慶豐華。
健筆如椽持正道，雅懷似玉彙名家。朋儕禱頌樂無涯。

七絕 恆心馬

歡聲笑語聚金沙，共享先生福壽茶。
八十三秋松竹韻，逾千文苑眾人詩。

風骨 僅以此詩獻給何與懷博士 塵埃

用視覺研磨山水，
慢慢地，
春風在你的筆下流成了河。
用光陰擦拭著過往，
慢慢地，
文字在你的硯中，
如同那漆黑的夜，
在沉默中慢慢蘇醒。

流溢著澄澈的真情。
靈魂的源頭，
是一口長滿綠苔的古井。
舊跡斑駁，
只能聽見你落筆的回聲。
那些早已被遺忘的眼神，
在回聲中，
敲開未來的夢。
……

讓這光成就你一世的輝煌。

你用耕耘感悟生命，
慢慢地，
冰涼的文字在你的
筆下有了溫度。
為了不讓一圓果木結出蒼白，
你用筆尖挑土，
去挖掘被嚴冬深埋的風骨。
你直立成一道彩虹，
搏擊成一隻雄鷹。
忘卻年華老去，
忘卻了盛開的荒蕪。
漂流的文字與天涯為伴，
不問歸期，
不思歸途……

從昨天走來，
那長滿翅膀的天空，
是你書寫經年的背影。
那些沉睡在泥土下的滄桑，
一次又一次地
在星光下翻耕。
凝固的思緒，
靜擱在一片孤獨的花叢。
你的字裡行間立著陽光，
濯洗著鏽蝕的文明。

你從昨天走來，
誰的鄉愁讓你一夜白頭，
佇立星辰把百年守望。
半畝方田你播種自由，
裁你一分悲憫來充實那
消失的善良。
千年的詩句還在
你的眼角淋漓，
一座城牆限制了我的想像。
你用筆透紙背三千尺的情愫，
生出一縷銀河落九川的悵惘，
會有一天，
你的那片淨土，
便會結出春天的太陽，

你從昨天走來，
乘一葉知秋扁舟，
眺望東方的蒼茫。
濕潤的情懷如那汨汨清泉，

(接上期)羊是那麽膽小固執難以調教，特別是與我們從小養到大的4頭善解人意的牛們相比，小羊的那種稍有風吹草動就撒腿奔逃，根本不明白人好意的動物本能根深。牠們擁有兩大片帶圍欄和水槽的草地，草料足夠牠們吃完這邊的草再換到對面草地去，有理想的從早吃到天黑的好日子，但僅僅需要從這片草場換到隔著條石子路的那邊草場去，就花了好長時間才讓牠們的榆木腦袋開了一點點竅，即便是牠們能看到對面草場有更綠更嫩的青草，牠們不明白打開的柵欄門是什麼意思，哪怕我們很溫和地走在後面想指點牠們穿過兩道柵欄門去，牠們還是雞飛狗跳的無腦，3頭羊會集結突圍，還會兵分三路各自逃竄，兩人四臂也攔不住3羊的12條腿，羊們毛皮厚重逃跑敏捷跳，人卻累出滿身大汗。這麼追趕幾次，終於認輸將兩邊柵欄門洞開，用帶電的臨時網線攔住空缺處留出通道防止羊們出逃，之後人離開。隨牠們在自覺安全

《中國原始族群的形成與變遷》自序 方白

日月恆常，雲天變幻。
生活在海外多年，未嘗一日忘記自己來自中國，推而遠之，撫今思古，更常常思考人從何處來往何處去之千古天問。

縮小而言，中國人是從哪兒來的？中國現在有所謂56個民族，它們是“自古以來”還是在不斷變遷？

由於自己的愛好，這幾十年中讀遍了先秦古籍，在閱讀中發現了很多歷史的殘色，卻無法拼成一幅全圖；閱讀了很多考古報告，看見了很多歷史的碎片，卻無法完全復原。蛛絲絮團，抽緒無處；草蛇灰線，伏脈難覓。

五年前，我試圖探究良渚文明的來源，但只能看到眼前的東西卻無法看清它背後的東西。我不得不把目光放得更遠，把視野放得更廣，從長江下游擴大到整個中國，從中國擴大到世界。探索忽隱忽現的絲緒灰脈，尋找其中的邏輯點，不斷建立模型推翻模型。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的寫作，經過五年的努力，幾易此稿，形成了現在展現在大家面前的作品：《中國原始族群的形成與遷徙》。

當我完成這本書的時候是恐懼與驕傲並存，恐懼是在於我不是一位專業的考古學家，缺少專業背景；驕傲是在於我為這本書積累了大量素材，並進行分析和聯繫，如同試圖把滿天的繁星串聯在一起。由此而得到的一些結論是全新的，建立的模型前無古人。

由於我是以族群為考察對象，其涉及的時間性和空間性迫使我從大的背景大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研究族群的源流與變遷問題，不同於研究某個具體的文化，在這個時候從一個大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可能是個更合理的做法，能看到在一些分散的具體的文化現象中無法觀察到的事情。如果我們無法從一個個具體現象中把握出整體脈絡，如同擁有各色麗彩卻無法成為一幅完整的藝術品。這是我在撰寫這本書的時候經常產生的某種觸動。所謂飛過留聲，雖然聲音鏗鏘，但一定有雁飛過。樹葉飄搖，一定有風吹過。我在書堆裡，我在電腦上，尋找那隻雁，追蹤那股風，並把它們寫在了我的這本書裡。

在我書中一些比較重要的觀點和假說是：中國史前人群活動五個區域：華南、華北、雲貴、青藏高原、黑龍江流域。舊石器早期華南與東南亞大陸部分相聯繫，而雲貴高原可能與南亞希瓦利克山麓的索安人群相關聯。青藏高原可能是現代人群最早到達中

國的地點，途徑是由希瓦利克山麓翻過喜馬拉雅山到達藏南。

希瓦利克山麓、東南亞大陸和雲貴高原可能是現代人擴散的集散地。

結合遺傳學、語言學的研究，分析了漢藏語、苗瑤語、侗台語、南亞語的分離年代和分佈狀態。

具體分析了突厥語和通古斯語不屬於同一個語系的原因。

提出了新石器時期南方人群向北四次遷徙的假說，分析了中原和海岱地區一些典型文化的形成原因。

結合考古證據和文獻，闡述了新石器晚期南北戰爭爆發的原因和經過，點明中國文化格局的形成是在新石器晚期的“黃帝時刻”。

分析了黃帝-蚩尤大戰的具體戰場所在。列出了龍山文化時期山西陝西地區的文化類型分佈區域圖。結合文獻認為當時的陶寺是巫鹹族群的所在地。

提出了良渚文明是被北方人群消滅的假說。分析了齊家文化可能是南方戰敗者在流放過程中產生。

從文獻的角度，結合南方人群北遷的大模型，分析了太昊、少昊的族群來源。

在我寫書的過程中，我得到了好幾位專家的幫助，張居中先生是第一個對我提出建議的考古學家，他在看了我的第一稿後建議我把文獻、傳說材料和考古材料分部寫作，使各方面的專業點更加突出。舊石器考古專家蔡保全先生對我的舊石器部分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意見，促使我大幅度修改了舊石器晚期部分，增添了新的材料，也得到了他的“更具邏輯編排”的贊語。董廣輝先生發來了對我書稿非常具體的評述，修改了我書稿中的幾個錯誤。另外也得到台灣國立大學陳有貝先生的持續關注，並解答了我提出的問題。謝堯亭先生也發來了熱情洋溢的鼓勵。我在這兒向他們表示誠摯的謝意。

整整五年時間，我在寫作這本書，如今總算告一段落，開始接受大家的評議。我希望能繼續寫作下去，特別是從黃帝到夏朝建立之間的這一段時間，裡面有很多問題還需要探討。但時光倥傯，是否能實現願望，未可知也。

望著靜靜躺在幾千年前遺址中的古人，以我曾經的一首小詩表達感慨：

《二月二十四日晚望明月有感》
萬里清輝共一辰，水雲聚散又逢春。
百年之後人知否，今月曾經照我身。
(2024年7月24日)

披著羊皮的羊

胡仄佳

狀態下慢到對面肥美青草地上去，過後我們再回去關好柵欄門。

就這樣，好容易才教會了3頭羊對柵欄門開關的認知。

轉眼羊們就快1歲大了，剛來時的小羊不知覺間變成了大羊，肚子大胃口大，兩大片羊專屬地上草遇到乾燥少雨時，生長速度趕不上羊嘴嚼過的速度。我家牛們也有牧場青草短缺的時候，那時我們會把牧場裡路邊草用做應急，放牛出來上路，只要關好路兩頭的柵欄，牛們就開心把路邊青草清理大致乾淨，幾天後再把牛們轉移到休閑了幾天的牧場上。可羊就不那麼好管理了，牠們的個頭比牛小很多，我們拉的臨時電網線還沒通電時，牠們就可能越獄跑去我的果園，把一些牠們喜歡的果樹葉子統統嚼光。牧場周圍全是灌木樹林，出逃的羊要找回來就費勁了。

而且，牛們如果犯了錯誤被我們責罵，牛眼神裡會有某種負疚感，像兩三歲小孩的反應。類似情況下羊們則是從頭到腳的倔強不服，像16、7歲的野男孩般不聽不講理，牠們不反抗就算很溫和了。

養羊將近一年後，在我眼裡的羊，是腦袋裡只有兩根筋的動物。

吃是第一根筋，茂盛青草在前牠們會把草嚼到成一截截小椿，休息的時候羊嘴一扭一扭地繼續咀嚼，在安全環境裡青草讓牠們的吃筋十分放鬆。那根驚筋便是天生的，尤其對稍微靠近牠們的人萬分警惕。如果我們是在羊欄附近做事，只要鬧出一點動靜，遠遠的牠們會站直了抬頭朝我們靜靜觀察。一旦感覺危險，沒有三十六計的牠們就只會拔腿跑。這兩根筋賦予了羊們再簡單不過的生存方式，我家的羊既固執又膽小的特點永遠不會

變，別指望牠們會有聽懂人話的一天啊。

其實羊眼睛更奇特，牠們也長著像章魚那樣的長方形瞳孔，只不過長著類似眼睛的章魚是動物界出類拔萃的智慧生物，羊卻很傻，傻到智力完全不能與章魚相比的地步，就像世界的兩極。

說到底我還是很喜歡這3頭傻頭傻腦的羊，重要緣由不僅是牠們能給我提供肉食，還因為這種羊無需請專業者來為牠們剪羊毛。

季節轉換，冬天悄悄長出漂亮保暖的羊毛大襖讓牠們安全過冬，春來，毛衣漸過時了，就從頸部開始很不規則的脫落，厚羊毛東一處西一塊隨風去，此時的羊竟像披著件破舊大襖的乞丐，狼狽又滑稽，我見到就想咧咧嘴。

一個熟悉的形容詞突然冒出來：披著羊皮的狼！

不對，在新西蘭這個遠離世界的小國土地上沒有猛獸對狼，披著羊皮而且是可以自動脫毛的就只能還是這些傻羊了。



■陳世豪賀聯



■張青賀詞（陳世豪書法）



■王明科賀畫